

美食需要说法

发菜

◆ 钟洁玲

发菜纠结卷曲成团,像从前舞台剧道具箱里面的假发。

小时候过年,餐桌上都会有一个意头菜:发财好事。其实就是发菜蚝豉,取谐音寓吉祥。它一般是以汤料的形式出现。那时穷,一菜二食,先汤后菜:喝了汤,汤料当菜。往发菜蚝豉上面淋点麻油豉油,美味非常。

我曾以为它是海里的藻类,与紫菜差不多。后来才知道,它虽属藻类,却远离海洋,长在戈壁荒漠里面,像一丛丛乱发一样埋在植物下面或石头缝里,俗名“地毛”,美名“戈壁之珍”。它所含的蛋白质、钙、铁、磷等均高于猪、牛、羊肉及蛋类,有明目亮发、益心润肺、和胃润肠、强筋健脾的功效。

虽然它像头发,但挑发菜时,千万别挑黑粗有序像健康头发那种,一定要挑干枯柴乱糟糟一团团的。教我分辨发菜的是明小红,一位秀气的新疆媳妇。她夫妻俩在广州海味街搭了一个流动档口,改装的三轮车上摆满了来自西北的干货:葡萄干、杏干、大枣、雪菊、玫瑰、红枸杞、黑枸杞、发菜等。整条街仿佛只有她在卖发菜。便宜的300元一斤,最好的560元一斤。多少年没见过发菜了,真的假的?第一次我只

敢买少量。她递给我一张名片,对我说:“如果好吃,回来找我!”

回到家里,我泡发蚝豉和发菜,然后与猪尾骨、莲藕一起煲汤,香味贯穿一屋,让我想起童年,一煲汤的香味溢满横街曲巷左邻右里。

发菜还适宜做盆菜。年关岁尾,大家庭聚餐时来一个超大的盆菜最有气氛。盆菜排放有讲究,素的放底下吸油吸味。所以,最底下一层铺上生菜,生菜上面是发菜,再上面是冬菇蚝豉,顶层是烧鹅、白切鸡、白灼虾、鱼丸、花胶。叠好了,用蚝油、柱侯酱、淡汤煮汁浇在上面,酱汁顺流而下,最好吃的,竟是底层的发菜和生菜。发菜浸透了蚝汁,柔软水润,放入嘴里,它呵护着你的双唇,咬的时候,弹性非常好,让你如同嚼着一小团橡皮筋,但它不顽固,轻轻一挤,它就一根根断开,仿佛只为配合你做一个有趣的游戏。

发菜的美味让我率领八八、肥仔重返海味街。远远地我就一迭声喊着明小红。路那边跑出一位裹着花头巾的美丽女子。说我们要最好的发菜。她转身喊来丈夫,自己去取。八八说,我还要最好的雪菊,她丈夫一听,转身也去了。这下,我们仨傻了眼,成了守摊人。

总是想得太多

街市

◆ 戴蓉

上海这几年也开始有创意市集了。有机食材、古董、服饰,闲置的日常生活用品林林总总摆满半条街或者一个院落。那种活泼的气氛很吸引我,每次看到年轻人在市集上展示他们的产品,总会欢喜地凑上前去。要知道,以创意和设计催生并不容易,需要身体力行的勇气和执著。而逛市集的我,只要一点玩心就够了。

常年在杂志上开美食专栏的女子,摆出的货物果然不同凡响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362)

◆ 严力

- 永恒想表达自己的谦虚
只能常常说自己不永恒
- 作者说我有“一块地”
这块地不小于这三个字
所拥有的面积
- 晚风吹来一股晚年的味道
引起一阵睡意与我
相见恨晚的感慨
- 人体零件的4S店开张了
尽管是在我的梦中
但排在长队的后面
就是望不到店家的那扇门

沧海,遇到过大磨难大事件而没有怯场,最终完胜,成为一个个得以超拔的节点,而她的这种胆识源自对世情人情的洞察掌控和超越性别的魄力气概。她的迷人之处还在于不自矜不自得,心思不在浅层次运作的优雅表象上,这也使她的美很有着力点,不会随时光流逝而耗散凋敝。至少在今天的米兰身上已混合了海派雅士、东京闺秀和巴黎名媛之风,亦如雷米的气格。当然,雷米,只是米兰江湖里的一个窗口。

雷米的一切都造过型。它不香软柔腻,是偏硬的,看不出性别,这也许是女主人真正的趣味和审美所在。她身上有种淡味:淡定,淡雅,淡然,那是女人包容又摒弃了浓肥辛甘后糅合出的真味所呈现出的生命力。在她面前,矫揉、求索、焦虑与不合时宜的蠢动仿佛都是虚妄。有位先生说:米兰骨子里是个男人。

不速之客,有时真就19点打烊了。有人惊呼看不懂,很多事情看懂是需要一些心智的。

文化是雷米的标的和软实力,文化人是它的介质,是珍贵的二楼客人,这使得雷米成为这个时代这座城市的一个例外。

必须说说女主人米兰。她有年纪,却看不出年龄,所有妆扮都在对应的位置合宜地烘托了她,没有一分多余和僭越,眼神温和,更难得是有一个远,眼神里有远的女人很稀少,这也使她有着罕见的沉着、威仪、亲和、运筹帷幄的自信与坚定逼人的妩媚,这都是女性常规资质以外的力量。

所有的试图效仿都是东施效颦,米兰的这种优雅,独一无二。她谦逊、克制,却能感觉到她内外部格局的辽阔旷远,而在她的格局里她就是Queen。我猜想她大约曾经

雷米二楼

◆ 何菲

风月总无边

永康路襄阳南路转角,上海最市井的存在,原址是一家国营文具店,后来因缘际会,脱胎换骨成了文化沙龙“雷米”。

雷米一楼不过五六张桌,客人不见得华衣靓衫,却恬静非常,窃窃私语,生怕妨碍了别人。吧台右侧的木头扶梯颇有气象,通往一个迷人的指向:女主人米兰的私人会客厅。

那是个闲人不得登堂入室的秘境,多士登楼,追陪雅集,指的就是这样的所在。养出包浆的花梨木家私,陈设摆件极为考究。对的,不是豪华,是考究。老上海钢窗外,可以看见缠结的电缆圈,上面停着麻雀,坐在任何角度观赏此景,总疑心下面是有轨电车。

雷米是挑客人的,进入需要门槛,气场对路方能入内。很多时候明明有空桌,却号称要打烊,婉拒

柳宗理设计的黑色木柄刀叉。木头的质感,让不锈钢的寒气一下子收敛,握在手上不重不轻分量正好。黄铜的开瓶器和锅垫,放在桌上就是艺术感十足的摆设。很久没有买过本子了,看到《汉声》杂志设计的蜡染笔记本却忍不住停下了脚步。笔记本封面的纹样取自麻江绕家的蜡染布,以素净的牛皮纸面为布,用油墨模拟木蜡,绘制出朴拙的凤凰花纹。摊主说,从本子底部渐次晕染上来的蓝色,如同将蜡染布放入染缸的过程。本子内页白底蓝边的设计,让我想到一个作家的专栏名——“纸上染了蓝”。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美女“制皂师”,每次出现都伴随着一竹篮的香皂和香薰蜡烛,而我总疑心自己一脚踩

入了一个芬芳的梦里。自从认识她,我渐渐扔掉了一大堆瓶瓶罐罐,自顶至踵只需要几块手工皂。

相比阳光下的集市,冷清没落的老式商店街别有另一番红尘情味。在网上看过几张老商店街的海报。画面上是独坐的卖棉线的老婆婆,底下印着几行字:“手艺的问题尽管问,不然我就忘光啦。”“虽说把客人当神没错,但来过我店里的客人差不多一半都成仙了。”白发稀疏的老汉的背影,正在往下拉卷帘门。“不干了,现在开始玩。”一点幽默,一点辛酸,一点放下的自在。

赶集逛街,于我就是寻常巷陌中的小小旅行。我这个又贪又爱的观光客,就算什么都没买,却是什么都看到了。

丰子恺的画意

爸爸还不来

丰子恺 丰一吟
(父女/画文)

这幅画里画的是事实。我妈妈抱着我大哥,我大姐拉着妈妈的衣服,三个人正在等待爸爸下班回家。据说1926年我家曾在这“乐盛里”住过。“乐盛里”是上海一个里弄的名称,据妈妈回忆,是在西门。我是1929年才出生的,我听妈妈说,我的大姐(老大)和大哥(老四)一到傍晚,就等爸爸回来。我不知他们等爸爸回来是为了想念他,还是等他带来好东西吃。两者都有吧。爸爸马上就要回来了,你们等着吧!



河的第一条岸

瑞典之声

◆ 河西

仿佛天籁。“中国-瑞典之声”艺术音乐秀,首个登场的瑞典音乐才女安娜·冯·豪斯沃夫就让我耳朵大吃一惊。没有狂躁的吉他喧哗,也没有廉价的高音迎合观众的期待,既不煽情,也没有热舞助兴,她只是静静地吟唱,当时,当她开口歌唱,我就知道,众神活着,在未知的高处。

是那种暗黑的风格,在流行音乐中不常见,但在巴洛克教堂大展拳脚的管风琴是她的独门利器,有一种哥特教堂似的庄重、神秘、黑暗,再加上她冷冽的歌声,仿佛让你置身于一个奇幻空灵的世界之中,遥远且哀伤。

有谁听得出来,她只有28岁。2010年,她的首张专辑大获成功,被众多瑞典乐评家形容为“完美的首张专辑”,瑞典新闻网站的Charlotte Webb为大家列出了十个瑞典最当红的乐队/歌手,其中,就有她。我后来才知,她已在中国巡演了一轮,在一个非常小众的圈子内迅速建立了名声和口碑,可惜那只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圈子。

瑞典,北欧寒冷的国度,总人口只有900万,可是盛产走红国际乐坛的音乐红人。从ABBA到Roxette和Ace of Base,在上世纪的七十至九十年代,瑞典的这三支国宝级乐队,在全世界卖出上亿张的唱片,为瑞典赚取了多少外汇?事实上,瑞典是世界上第三大音乐输出国,仅次于美国和英国,据瑞典的朋友说,当年韦唯也曾居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中心的一座

小岛上。在申城狂演几百场而不衰的音乐剧《妈妈咪呀》,其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,最初的原唱是ABBA,Roxette更不要说了,那是叱咤乐坛的传奇组合,一个时代的记忆。女主唱玛丽·费尔德里克森,利落银色短发,充满金属感和爆发力的嗓音,轻易穿透三个八度,是多少中国人的青春记忆?2012年他们到上海开演唱会时我曾经专访过他们,那时候,Roxette的女主唱玛丽·费尔德里克森刚刚因为脑瘤做手术,所有人都认为这支乐队将永远成为历史的时候,他们不仅东山再起,而且出了新专辑。

在上海大舞台的现场,我看到,玛丽的行动确实有些迟缓,脸上不可避免地也有了皱纹,但是声音依旧高亢嘹亮,在音乐上,她从来不是一个会被轻易打败的病人。而在Roxette之后,瑞典的音乐人才也是层出不穷。

那是因为他们的底子够厚。在瑞典,随处可见俱乐部的音乐活动,几乎每周都有流行乐和摇滚乐的重量级大师举行演唱会,而且场场爆满,就算在家里,你也可以更方便地录制自己的歌曲并上传到网上。这样的音乐氛围,让瑞典成为爱乐者的天堂。

本埠生活录

小买散记

◆ 石磊

行迹豫中,兴致盎然,一程一程仔细晃过去,漠漠中原大地,有根有据,古色古香,不知道多少岁月年华,累起来的无限的好。据说,地上的文物,全国数陕西最富,地下的文物,则是河南领军。这辽阔一省,值得细细琢磨的,真真不胜枚举。以为在古老豫中慢行,总有琳琳琅琅一大堆古意盎然的精致玩意儿可买可玩,现实全非如此。我国旅游文化,至今徘徊在农业文明阶段,再著名的景点,周围满满的,都是农民摆摊叫卖粗陋仿制品,实在不堪一买。

那日晃去龙门石窟,烟雨濛濛,一路湿滑。洛川两岸的精美石窟,经年风蚀,已是玉貌凋零,所剩无几。一路行,一路无语心疼。晃完出来,长长一街,所有的铺子,反反复复,不厌其烦卖那几件贫薄东西,纪念T恤,唐三彩马,塑料牡丹花,等等。通长的一街,先是叹息,后是窒息。

终究,到底,谢谢天,还是在转

折角落里,邂逅了好人好事。

一间隐在边侧的小铺,黯沉沉,毫不起眼,惹眼的,是老板戴副老花眼镜,趴在当街的柜台上,拿个练习本,在抄书。远远望见,心中思忖,嗯嗯,这个知识分子老家伙,挤在农民堆里,卖什么呢?晃进店铺,赫然一阵美丽惊喜,电闪雷鸣划过心尖。这个老家伙,卖木版年画的,跟龙门石窟一无瓜葛。小小的铺子里,用个老舍先生的词,叫做扯天扯地,通壁皆是。那种农家的古朴浑拙,民间的虎虎生气,兜头笼罩下来,真真过瘾极了。跟包子两个,立在铺子里,一枚一枚,细细翻看,看一枚,心跳一枚。看上的,都是山东潍县的老版子年画,朴拙,厚道,宽畅。门神很多,眼花缭乱,对对都精神,举棋不定的时候,还是让包子拣。小人毫不犹豫,伸手就拣定一对,老家伙一看,赞不绝口,这这对可是绝版,西恒足店

的尉迟恭,拼上同顺堂的秦琼,凑成一对。“文革”年间,西恒足店遗失了秦琼的版子,同顺堂遗失了尉迟恭的版子,两家老店,浩劫之余,都只剩了半对门神。如今是将两家的玩意儿凑在一起,才成就的。再拣一枚钟馗,紫脸膛的钟馗,富丽饱满,风流捉鬼。又拣一枚李逵夺鱼,血脉偾张,肌肉耸动,好看不得了。抱着这一包木版年画出来,心里头,总算是饱饱满满。

闲晃路上,偶然一遇的这种小买,常常令人,于事后多年,依然低回不已。余韵之绵长,缘份之奇美,都是思之不透的神来之笔。而包子小人,跟我感叹,人有爱好,真是好。妈咪你看,这位老伯伯,一把年纪,不肥胖不痴呆,神采奕奕,一腔子的热情,一点不老。妈咪,你以后,亦要这样。

万卷书,万里路,给小人添了这点见识,何其欣慰的说。

都市专栏



周刊 第362期